

# 王阳明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吗？

乐爱国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不少人据此推断他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王阳明曾受命巡抚南、赣、汀、漳,除盗安民,同时也讲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并认为那些为不善者,虽然作为人,其本然也有良知,但终究由于“物有不格,意有不诚”而归于小人。而且,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只是就人之本然而言,不可由此直接推出现实中的盗贼也有良知;他虽然偶尔也以盗贼为例,论证人人皆有良知,但最终并非是要说明“盗贼也有良知”,更多的是强调要致良知,要诚其意,正是要说明并非所有人都能致良知。尤其是,王阳明讲小人“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明确否定小人之有良知。

[关键词] 王阳明;良知;盗贼;小人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2)01-0072-07

“阳明热”的结果之一是越来越多人相信从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可以推断“盗贼也有良知”。除了网络上流行之外,有一本名为《党员干部修养手册》的书还记载了一则故事,说的是王阳明外出,被盗贼抢劫,盗贼问王阳明:“您说人人都有良知,我们这些盗贼也有良知吗?”王阳明肯定地回答:“有。”盗贼反问:“怎么能证明呢?”于是,王阳明要盗贼脱光衣服,并要脱掉内裤。盗贼喊道:“不行,这个不能再脱了!”王阳明说:“这知耻就是你们的良知!”<sup>[1]</sup>此外,还有其它版本流传。近来,也有学者发文,说王阳明认为“盗贼也有良知”。理由是王阳明说过“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sup>[2]</sup>盗贼中或许有些知道不应当为盗,但不少是以偷盗为职业,更有丧尽天良者。能说丧尽天良的盗贼也有良知吗?但是,一则流传的故事加之王阳明自己所说,很能让人相信王阳明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问题是,王阳明曾受命巡抚南、赣、汀、漳,除盗安民,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吗?

## 一、从流传的故事说起

那则有关王阳明叫盗贼脱光衣服和内裤的故事,其原始资料恐来自刘宗周《人谱类记》在“记警穷治盗贼”条目下所载的传说:“海陵王心斋从王阳明讲学,以良知为宗。一日盗至其家,公亦与之讲良知。群盗哗曰:‘如吾辈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试去衣,良知便露。’群盗悉去衣,惟一裤相顾不去。公曰:‘此即良知所在也,汝不去此,是有耻也。此心本有,谓之良知。’因为之反复晓谕,群盗感悟而去。”<sup>[3]</sup>后来,有道书《太上感应篇集注》、《太上感应篇注》在“正己化人”条目下转述了同样的

[收稿日期] 2021-08-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重点项目“朱熹《论语》学阐释:问题与新意”(19FZX001)。

[作者简介] 乐爱国(1955—),男,浙江宁波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宋明理学、阳明学。

故事。<sup>[4]</sup>更有民国时期小学的修身课本,在“知耻”的课目下,讲述了这则故事。<sup>[5]</sup>因此,这则故事流传很广,不足为奇。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下流传的故事已经较刘宗周《人谱类记》的记载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把王阳明的门人王艮说成了王阳明,而王艮虽然追随王阳明讲良知,但在学术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其次,无论是《人谱类记》还是后来道书上的记载,主要是讲王艮用良知说教化盗贼,不是当下流传的故事是为了要说明“盗贼也有良知”;再次,尽管从这个故事中似乎可以看出王艮有“盗贼也有良知”的看法,但毕竟只是传说,并不是可靠的事实,尚待进一步确证,而今人却以此为依据张冠李戴地推断出王阳明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实在过于大意。

问题是,王艮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吗?王艮讲良知现成,以为良知“现成现成,自自在在”。他说:“良知一点分分明明,亭亭当当,不用安排思索。”<sup>[6]43</sup>“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通则已。……何尝缠绕?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sup>[7]11</sup>还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sup>[7]31-32</sup>此外,他还特别强调良知就是要明哲保身,说:“‘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谓‘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人皆有之,圣人与我同也。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sup>[7]29</sup>尤其是,他还赞同所谓“良知在人,信天然自足之性,不须人为立意做作”,<sup>[6]49</sup>还说:“良知者,真实无妄之谓也,自能辨是与非。此处亦好商量,不得放过。夫良知固无不知,然亦有蔽处。……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多识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此致良知之道也。”<sup>[6]62</sup>可以想象,王艮凭借着从王阳明那里学来并加以改造的良知现成、明哲保身、良知在人、真实无妄的良知说,加之“好商量,不得放过”的态度,去说服那些多少有些知道不应当为盗的盗贼,是很有可能。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王艮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呢?

就现存的《王心斋全集》看,王艮更多的是阐释他的良知说,讲良知现成,并且讲“百姓日用即道”<sup>[8]</sup>,完全没有论及盗贼,更不可能讲“盗贼也有良知”,甚至也不谈恶人、小人之类。即使从刘宗周《人谱类记》所载的传说看,其中所谓盗贼,显然只是那些知道不应当为盗的盗贼,是一些尚知道是非的盗贼,因而能在王艮的“反复晓谕”之下,“感悟而去”。应当说,那种能够知道不应当为盗的盗贼,只是盗贼中的很少一部分,那个传说至多只是个案,因此不能由此推出“盗贼也有良知”。刘宗周《人谱类记》将此故事列入治盗贼的方法之一,道书将此故事列于“正己化人”之下,而不是由此推出或证明“盗贼也有良知”,是对王艮用良知说说服盗贼的传说的合理编排。

当然,当下人们讲“盗贼也有良知”,肯定只是就有些盗贼而言,没有人会相信所有盗贼都有良知。但是,从逻辑上看,“盗贼也有良知”是全称判断,是就所有盗贼而言。因此,简单地讲“盗贼也有良知”是不准确的,多少消解了是非善恶的对立。不可否认,王艮用良知说说服盗贼的传说,可以用以说明有些盗贼也有良知,但由此推出“盗贼也有良知”,明显是以偏概全。

## 二、良知说与除盗安民

将刘宗周《人谱类记》所载有关王艮的传说改编成王阳明用良知说说服盗贼,可能不只是因为王阳明是王艮的老师,很有可能在于王阳明曾受命除盗安民,而这种既讲良知,又要除盗安民,其中似乎存在的冲突可以令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而事实上,王阳明的良知说与他的除盗安民确实有很

大的关系。王阳明很早就讲“良知”。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认为,明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39岁,在《与周道通书》中说:“所谓‘良知’,即孟子所谓‘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孰无有?但不能致此知耳。能致此知,即所谓充其是非之心,而知不可胜用矣。”此为阳明生平首次论“良知”,“阳明之‘良知’学盖可谓萌芽于此”。<sup>[9]</sup>陈来认为,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49岁,“才反复指明良知宗旨”。<sup>[10]</sup>而在这十年间,王阳明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多次征剿盗贼。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抵达赣州,“先生过万安,遇流贼数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进。先生乃联商舟,结为阵势,扬旗鸣鼓,如趋战状。贼乃罗拜于岸,呼曰:‘饥荒流民,乞求赈济!’先生泊岸,令人谕之曰:‘至赣后,即差官抚插。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自取戮灭。’贼惧散归。”<sup>[11]</sup>可见对待盗贼,王阳明根本不是当今流传的故事所说的那样用良知说教化盗贼。王阳明还颁发《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开宗明义便是:“本院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并要求“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sup>[12]587</sup>王阳明讲良知,不仅讲“知善知恶是良知”,而且还讲社会现实中的是非善恶。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sup>[13]126</sup>而“剪除盗贼,安养小民”正是王阳明良知说的外在体现。在《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中,王阳明不仅强调征讨盗贼应当申明赏罚,而且对“招抚之太滥”提出批评,认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还说:“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亦未尝不畏诛讨。夫惟为之而诛讨不及,又从而招抚之,然后肆无所忌。盖招抚之议,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随招随叛之党。”<sup>[13]342</sup>可见,对于盗贼,王阳明是有清醒认识的,认为盗贼之性“皆凶顽”,但其中既有“无辜胁从之民”,又有“长恶怙终之寇”,而招抚之策,“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

王阳明也曾劝谕盗贼,有《告谕浚头巢贼》说:“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sup>[12]623-625</sup>这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谕,既表达了对于盗贼的痛恨,又陈明了劝其弃恶从善的道理,是非分明,而且包含了对天下苍生的悲悯,堪称劝降文中的名篇,当时有匪首为之而感动,“率众来投,愿效死以报”。这一对于盗贼的劝谕,是心中有良知的王阳明的劝谕,肯定要高于当今流传的故事中运用王阳明良知说的劝谕;以为王阳明会运用良知说劝谕盗贼,实在是贬低了王阳明的智慧。

由于有丰富的征讨盗贼的经历,王阳明阐发其良知说偶尔也以盗贼为例。他曾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sup>[13]118</sup>这里讲“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正如王阳明特别强调对于盗贼不仅要擒住贼首,而且要彻底剿灭,“若不乘此机会速行剿扑,薙草存根,恐复滋蔓;狡兔入穴,获

之益难。”<sup>[12]596-597</sup>

据《传习录》载，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sup>[13]105</sup>在这段记载中，王阳明既讲“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又讲“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还讲“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往往被一些学者看作是王阳明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的有力证据。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解读有失偏颇：

第一，王阳明讲“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又讲“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是就人之本然而言，并不能由此直接推出现实生活中所有具体的个人或某类人有良知，更不能推出“盗贼也有良知”，因为盗贼是就具体的实而言。如果从人人皆有良知直接推出“盗贼也有良知”，则不仅盗贼也有良知，而且那些丧尽天良的人也有良知。第二，在上述的事例中，王阳明讨论的是“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以及人的良知不会泯灭，并用“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来论证，根本不是用人的良知不会泯灭来推断“盗贼也有良知”；正如王阳明曾用“虎狼恶兽，尚知父子；乌鸟微禽，犹怀反哺”来论说“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为天下之大戮”，<sup>[13]486</sup>而不是要以此推断虎狼恶兽也有人的忠孝之德。第三，王阳明之所以以盗贼为例，与他有丰富的征讨盗贼的经历有关。如上所述，在王阳明看来，盗贼之性“皆凶顽”，但其中既有“无辜胁从之民”，又有“长恶怙终之寇”。那种“唤他作贼，他还忸怩”的盗贼，应当是指“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能是“长恶怙终之寇”，不可能是以偷盗为终身职业、始终不知悔改的盗贼。所以，“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只能说明有些盗贼也有良知，而不是就所有的盗贼而言。第四，从王阳明征讨盗贼的经历看，他招抚盗贼中的“无辜胁从之民”，肯定有些盗贼也有良知，但最终仍然是要剿灭盗贼，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或整体上作出“盗贼也有良知”诸如此类的判断。从现有的文献看，王阳明事实上并没有作出过这样的判断。

应当说，王阳明的良知说是在他除盗安民、剿灭盗贼中逐渐形成。然而遗憾的是，王阳明以自己在剿灭盗贼的经历中所获得的对于盗贼的认知为例，解说他的良知说，却在500年后的今天被误解为是讲“盗贼也有良知”，这恐怕是他所始料未及的。而且，一边剿灭盗贼一边讲“盗贼也有良知”的戏剧化的王阳明，尽管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但是这样的误解对于王阳明，到底是福是祸，却难以估摸。

### 三、人人皆有良知与君子小人

虽然从现存的《王阳明全集》中推不出“盗贼也有良知”的结论，但不少人借此表达的人人平等的思想，确实蕴含在王阳明的良知论中。王阳明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sup>[13]312</sup>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为“圣愚之同具”，“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还说：“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sup>[13]32</sup>显然，在王阳明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解读中，圣人、贤人、愚不肖者以及所有平凡之人，虽各有不同，但在道德上相互平等，“皆可以为尧、舜”。

“人皆可以为尧、舜”一句出自《孟子》。汉代荀悦《申鉴》载,或问曰:“孟轲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信矣乎?”曰:“人非下愚,则愚可以为尧、舜矣。”<sup>[15]</sup>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为尧、舜。北宋程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sup>[16]322</sup>又说:“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惟自弃自暴,则不可以为善。”<sup>[16]394</sup>认为在道德上自暴自弃的人不可以为尧、舜。南宋朱熹说:“孟子虽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也须是‘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方得。”<sup>[17]</sup>认为只有通过学习尧、舜,才可以成为尧、舜。与此略有不同,王阳明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解读,更为强调圣人、贤人、愚不肖者以及所有平凡之人的相互平等。当然,王阳明同样强调要有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工夫,并说:“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为尧、舜’,正在此也。”<sup>[13]136</sup>

王阳明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解读,是基于他的良知说,因此较多从人人皆有良知的层面,表达他的平等思想。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sup>[12]1070</sup>又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sup>[13]71</sup>显然,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按照他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解读,不仅圣人、贤人有良知,而且愚不肖者以及所有平凡之人也有良知。关于愚不肖者有良知,王阳明除了讲“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还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sup>[13]90</sup>明确讲圣愚同具良知;又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sup>[13]56</sup>因此,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除了讲圣贤有良知,还讲常人也有良知。他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sup>[13]78</sup>由此可见,王阳明通过对“人皆可以为尧、舜”解读以及进一步提出人人皆有良知,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的相互平等的思想。

应当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儒家道德较为重视的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关系;王阳明的良知说通过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讲人人皆有良知,讲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的相互平等,无疑是对儒学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问题是,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的同时,仍然要讲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开来。如前所述,王阳明讲“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虽然肯定有些盗贼也有良知,但也只是为了劝其改邪归正,包含了“不当为盗”之意,实际上并不是要讲盗贼也有良知。

王阳明讲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说:“君子与小人居,决无苟同之理。”<sup>[13]180</sup>还说:“人孰无善,亦孰无恶;为善虽人不知,积之既久,自然善积而不可掩;为恶若不知改,积之既久,必至恶积而不可赦。”<sup>[12]669</sup>“见人之为善,我必爱之。我能为善,人岂有不爱我者乎?见人之为不善,我必恶之;我苟为不善,人岂有不恶我者乎?故凶人之为不善,至于陨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sup>[12]1010</sup>据《传习录》载,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sup>[13]17</sup>因此,不可认为王阳明只是讲人人皆有良知,而没有讲君子与小人的对立。

王阳明晚年,良知说愈加成熟。他曾在《与陆清伯书》中说:“见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谓真切恳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并接着说:“凡人之为不善者,虽至于逆理乱常之极,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觉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诚,而卒入于小人之归。”<sup>[12]1112-1113</sup>这里从讲清伯的“本然之良知”,到讲为不善者“卒入于小人之归”,前后对比,意在说

明清伯有“本然之良知”，是君子，而为不善者，虽然有些对于“本心之良知”有所知晓，但由于“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物有不格，意有不诚”，终归只是小人，不能真正具有作为内心主宰的“本然之良知”。这里所言“卒入于小人之归”的为不善者以及上文所言“恶人之心，失其本体”中的恶人，很可能就是指盗贼中“长恶怙终之寇”。

王阳明的《大学问》，作为“师门之教典”，既讲“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又认为“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既讲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又讲君子与小人在本体上的一体。为此，王阳明还说：“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强调“大人之学”在于“去其私欲之蔽”。王阳明还说：“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覆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sup>[12]1066-1070</sup>在这段对于《大学》所言“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的解读中，王阳明认为，就人人皆有良知而言，有些小人“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但是，如果不能诚其意，就会“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结果是“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换言之，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虽然从本体上看小人也有良知，但最终是要说明小人不能诚其意，小人之有良知犹如没有良知，这或许是王阳明对小人、盗贼是否有良知的回答；而认为从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可以推出“盗贼也有良知”，实在是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误解。

#### 四、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同时又讲现实生活中君子与小人的对立，二者不可分割；他讲人人皆有良知，只是就人之本然而言，不可由此直接推出现实层面处于君子与小人对立的每个人都有良知，更不可能推出小人、盗贼也有良知。我们说某人有良知，主要不是依据本然层面上人人皆有良知的说法，更多的是因为其在现实中做了一些能够表现其内心良知的善事，因此不能从王阳明就人之本然而言的人人皆有良知的命题，直接推断现实层面的“盗贼也有良知”。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虽然偶尔也以盗贼为例，以盗贼的某些可能的行为，来论证人人皆有良知，但绝不可能是要以人人皆有良知推断“盗贼也有良知”。同时，王阳明也会认为有些盗贼有良知，而这更多的是基于有些盗贼属于“无辜胁从之民”，并不是依据人人皆有良知，而且从有些盗贼有良知，也不能以偏概全地推断“盗贼也有良知”。从逻辑上看，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似乎可以由此推出“盗贼也有良知”，但他最终并非是要推断“盗贼也有良知”，而且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或整体上作出“盗贼也有良知”诸如此类的判断。

当然，从哲学上看，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本体，因而可以在本体层面设想小人原本也有良知，盗贼原本也有良知，但这只能限于心性本体而言。然而，讲心性本体一定要与现实结合起来，正如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又讲要致良知，从而说明在现实层面并非所有人都能致良知，并非人人皆有良知。所以，王阳明从本体层面讲人人皆有良知，根本不是要而且也不可能由此直接推出现实中

的盗贼也有良知,甚至也不是为了说明有些盗贼有良知,更多的是要强调致良知,要人们通过格物致知,在诚意中把握内在于心的知善知恶的良知。最为重要的是,在王阳明看来,人人皆有良知,而那些为不善的小人,虽然从本体上看也有良知,但最终由于不能诚其意,“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明确否定小人之有良知,于此又怎么能够说王阳明会认为“盗贼也有良知”呢?

## [参 考 文 献]

- [1] 成云雷. 党员干部修养手册·家风篇[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9: 102.
- [2] 卢盈华. 良知是如何被遮蔽的? ——基于阳明心学的阐明[J]. 中国哲学史, 2017(4).
- [3] 刘宗周. 人谱·人谱类记[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717).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258.
- [4] 胡道进, 等. 藏外道书: 第12册[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2: 129, 288.
- [5] 方钧. 修身老课本: 第2辑[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1: 159—161.
- [6] (明)王艮. 王心斋全集: 卷2[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 [7] (明)王艮. 王心斋全集: 卷1[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 [8] (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 卷32《泰州学案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710.
- [9] 束景南. 王阳明年谱长编(2)[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582—583.
- [10] 陈来. 有无之境: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51.
- [11] (明)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下)卷33[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366.
- [12] (明)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13] (明)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14] (日)冈田武彦. 王阳明大传: 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 264.
- [15] (汉)荀悦. 申鉴[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16.
- [16] (宋)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7] (宋)黎靖德. 朱子语类(8)卷124[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980.
- [18] (明)钱德洪. 王阳明全集(下)卷41[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747.

(责任编辑: 谢光前)

## Would Wang Yangming Think That Thieves Also Have Conscience?

LE Ai-gu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Wang Yangming said that everyone had conscience, which is inferred that he would think that “thieves also have conscience”. Wang Yangming was appointed as the governor of Nan, Gan, Ting and Zhang to eliminate thieves and appease the people. He talked about opposite of the gentlemen and the villain, and thought that those who were unkind, although as human beings, also had conscience, and belonged to the villain group due to their lack of sincerity. Moreover, Wang Yangming said that everyone had conscience only in terms of human nature, which cannot be directly inferred that thieves in reality have conscience. Although he occasionally took thieves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at everyone has conscience, he did not mean that thieves also have conscience, and he emphasized more on the need for the extension of conscience and sincerity just to show that not everyone can give the extension of conscience. In particular, Wang Yangming thought that villains seem to have, but actually have no conscience.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conscience; thieves; villain